



耐心的当代

□ 韩子勇 著





钟丁男 著

当代的耐心

新疆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高 兴
刘光宏
封面设计 邢晓梅
责任校对 李庆晖

当代的耐心

韩子勇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348号 邮政编码830001)

新疆地矿彩印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75印张 3插页 230千字

1998年4月第1版 199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 000

ISBN7-228-04649-8/I·1729 定价:18.50元

西皮流水：忆与思

(代自序)

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我生活过的那个团场就是世界的中心——因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我们和其他大地方一样，学黄帅、反潮流、办墙报、开门办学在学农基地里种玉米或葵花、贴大字报、学张铁生、反击右倾翻案风。一同在某个清晨从连队的高音喇叭里听到周总理去世的消息，看到正在煮饭的母亲背过身去，肩在悲恸地抽动；一同带着花兜在一望无际的棉田里听到收音机里传来毛主席逝世的消息。礼堂里堆满花圈，我插在大人中间缓缓绕过那个挂满挽幛的舞台，目光窄窄的一条，只记得脚下铺着方砖的路那么漫长、沉重。这些花圈最后在操场焚烧，硕大的灰之蝶纸着天空中飘动的暗红火焰，连队坟院的守坟老人面色青紫、嚎啕大哭，围着火堆双掌击地、痛不欲生。一个时代就这样结束了，让人猝不及防，尽管我没有赶上上山下乡，没赶上大串联。

我们曾是反修防修的前哨，幻觉中我几乎能听到苏修的铁甲车的履带碾过地面，我最熟悉的电子声响是从电影

中听到的敌特电台的“嘀嗒”声，他们把发报机装在假腿里或牙齿中，我希望碰上一个鬼鬼祟祟的“大鼻子”。我对团场东部边缘的那个杂草丛生、乱树横陈、野兔乱窜的“国防公路”着述万分，天晓得那么一条无人无车通过的土路怎么就是国防公路？但在梦中那里常有在夜幕笼罩之下我军隆隆前进的军车，绿色的篷布上落满尘土。那几年，不断有将要地震的消息传来，家家户户用塑料布在空地上搭起夜宿的“帐篷”，夜间的地震演习里人们砍断马棚中所有的缰绳，把马轰出马棚，大家开始留心鸡、狗、蛇、蚂蚁的反常举动。而我则高兴得要死，因为父亲取出存折中很少的钱，卖掉自行车来改善伙食，大有吃光喝尽、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劲头；因为夜间乱窜总是碰倒用一个个白酒瓶搭起的“地震仪”，满地的碎玻璃碴子和以为地震开始的慌乱惹来谎报军情后的欢笑；因为可以不住在“帐篷”里而睡在房顶上或马棚旁高高的干草垛上，“地震”前的夜空比蓝墨水更蓝，缀满星光的夜空令人遐想悠悠。后来则是中越自卫反击战，连长们煞有介事地领一伙人去野地乱转，去寻找同志们隐蔽或打游击的好地方，每家都开始做许多自制的香肠，准备给每个子女的脖子上套上几串，已经炒好的炒面装进真正八路式的干粮袋，父亲又为兄弟几个每人买了一双十分暖和的“大头鞋”。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一切都不像厄运来临，而更像一个重大的节日。

再后来是高考落榜、修水库、进补习班、终于金榜题名、敲锣打鼓的小学生挨家去送录取通知书、参加工作、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这一切使我离故乡越来越远，而那个我自以为是世界中心的团场也在日新月异、天花乱坠的发展

中显得日益陈旧、颓败。城市牢牢掌握着发展的主动权，各地的前进步伐不再整齐划一，人们不再是在同一时刻忙活同一件事，许多消息和时髦的新玩意儿要多年后才能被当成新闻或新潮传入穷乡僻壤，人们的想法不再一致，老辈人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规矩可能根本就不在宝贝儿子考虑的范围之内，而子女的新潮常常让父母瞠目结舌、暴跳如雷。许多人一辈子没进过夜总会、KTV 包厢、桑拿浴室，而某个小阶层已经离不开那个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夜夜笙歌的欢乐窝了。一首歌中唱到：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快……

再再后来，是乌鲁木齐这样一个在我看来已经十分现代的城市也显得边远偏僻。一群广东佬扛着摄像机不远万里来到新疆，为的是拍时差。这些长相有些像马来人的沿海朋友，突然发现祖国是这么辽阔，他们那里已经是子夜，而新疆才进入黄昏。原来偏僻也可以构成慰藉，构成新闻。我这个一去内地就因时差而成为夜游神的人，从来就没有觉得这也是一种新闻，如同广东佬去美国调整手表觉得很正常一样。在某个文艺晚会现场忙碌的后台，原新闻电影制片厂的一个小导演进门伊始，就用快而含混的卷舌音自我介绍说：“我是北京！”然后对编好的节目程序作大刀阔斧的调整。他懒得把话说全了，他只说“我是北京”，就可以颐指气使、不容争辩地决定一切。地域或籍属是一种强大而无形的力量，如同占优势的血统，不证自明。

那么，我们呢？我们的血地，苍茫旷野，神圣使命，如两根巨大而无形的巨缆挽住我们的命运。边疆之于我们，实在是一种很大的影响，利弊得失两茫茫，是一笔百感交集、剪

不断理还乱的糊涂账。也许，那偏远旷野中散落的独立房子，正是一个个精神与心灵的观察哨，成为我们灵魂的栖所，成为我们生活和写作的地方，默默记录下生命的细枝末节。

1997年3月于乌鲁木齐

目 录

西皮流水：忆与思（代自序）	（1）
---------------------	-----

第一辑 静夜随想

狂欢	（3）
金钱	（5）
女人	（7）
风景	（9）
名字	（11）
爱人	（14）
战争	（16）
天才	（18）
镜子	（20）
逃亡	（23）
还乡	（25）
漂泊	（28）
存在	（30）
铅字	（32）
死亡	（34）

进步	(36)
失语	(38)
广告	(41)
红色	(44)
赌徒	(46)
农民	(48)
词性	(49)
乡村	(52)
游戏的价值	(56)
热爱母语	(59)
吸毒·核武器·爱滋病	(61)
杯中之物	(63)
如痴如醉的“气功热”	(65)
游人如织的世界	(68)
不堪真情的当代	(71)
论小人	(73)
河南话	(77)
露天文字	(80)

第二辑 寻找灯绳

寻找灯绳	(85)
春天遐想	(87)
失败的玩具商	(89)
人在旅途	(91)
咱们的食谱	(93)
青春像一场大病	(95)

超级偶像	(97)
与往事干杯	(99)
新疆人·新疆梦	(102)
没法激动	(105)
“电视革命”的来临	(107)
清洁的生命	(110)
青春漫笔	(112)
一年的时间	(114)
害怕考试	(116)
你不可改变我	(118)
大道如青天	(120)
活着,并且发光	(122)
青春时节好读书	(124)
缅怀英雄	(126)
教育者说	(128)
大雪小雪又一年	(131)
投骰子战胜不了偶然	(133)

第三辑 古典与疯子

古典与疯子	(137)
有诗为证	(142)
弱小生存的“意识形态”	(144)
《绿风》的百期	(146)
诗在当代是一种隐秘	(148)
以澄明的目光看待诗歌	(150)
诗歌:世纪之遥	(152)

诗人生活·····	(155)
夜读李白·····	(157)
诗在当代·····	(159)
郁笛的诗	
——序《远去的鸟》·····	(163)
雪与火的印象	
——读潘虹莉诗作·····	(168)
闲话谷闻·····	(171)
进程·····	(175)
微型诗人论十三则·····	(179)
认真的游戏·····	(200)
自在的诗者·····	(202)
严峻的柔情·····	(205)
东方·····	(207)
井边物语·····	(209)
和一首诗相遇·····	(211)
潞潞诗歌的“无题时期”·····	(214)

第四辑 当代的耐心

当代的耐心·····	(223)
难言的“心灵史”·····	(228)
一种文化图景和文学图景·····	(231)
调侃的艺术·····	(235)
中国文学的苍茫时分·····	(238)
小说·····	(242)
自在的散文·····	(244)

伊吾其人·····	(247)
倾斜的文学·····	(249)
画里画外	
——刘芑的画·····	(253)
籍属·“册封方式”·长子权·····	(256)
读《废都》·····	(261)
兄长赵光鸣	
《青氓》序·····	(264)
价值·意识形态·文学批评·····	(272)
周涛散文沉思录·····	(278)
大国的文学: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	(289)
后记·····	(300)

第一辑 静夜随想

狂欢

狂欢是灵与肉的大排泄。

它像一阵突如其来的飓风，把生命的余物与积垢打扫干净，如光洁如初的婴孩。这使我想起一些凶猛的、无法控制的食肉动物，不失时机地啄净横陈草原的腐肉，使自然的场地健康而平静。狂欢是日常生活的必要补充，是规范、秩序与禁忌的反动，这种惊险的游戏被我们运用与欣赏，居然也获得公众的宽容与认可，在于它的“破坏性”是一种表演，在于狂欢的盛典结束之后，我们能安全地回到出发前的位置；按部就班的生活常态。狂欢是对理性的解构，在它极端情绪化的流程中，一种隐性的心理积淀翻涌上来，好像一次回忆与恢复，好像集体无意识的大暴露。因此，我们看到集体性的晕眩场面，看到倾斜，看到惯性滑动，看到无数人交织而成的白日梦，看到摆脱控制后的失重。狂欢是一次矫正，一剂解毒的良药，一次文化身份的脱轨，一次敞开，一次忘我的投入和纵情的挥洒。狂欢之后是深深的疲惫，是喘息，是重归现成的文化观念。同时我们还感到狂欢后的空虚——如同人们在潜意识中把狂欢认同为堕落一样，狂欢的解脱与狂欢的负重同时存在。于是懊丧与罪疚的心情油然而生，人们为狂欢中的“失态”后悔不已，彼此感到某种尴

尬。在这时，大多数人有一个暗暗的念头：尽快忘记这件事。但是，狂欢使人刻骨铭心，多年后的回忆使生命充满温情。

这样，面对狂欢，人们陷入诱惑与禁止的困难境地，感官的呼唤与文化的责难交替出现。于是，狂欢也居然能形成一种独特的节日（其实，不独狂欢节，任何节日都或多或少地含有狂欢的意味），一种合理合法的群体迷乱，一种周期性的周而复始。在这时，盛大的庆典席卷所有的个体，旁观者的消失成功地剔除了监督，狂欢变成一种风俗，一种通行的生存仪式。另一种现象也值得玩味，这就是狂欢中的假面游戏，譬如“万圣节”的面具，等等。假面的存在隐含着“禁止”的转移，它以伪装的方式逃脱文化的责任，同时也以面具的恐怖吓退对方，击退对狂欢的攻击。假面，使我们的身份变得安全而有趣。

狂欢 挡不住的诱惑。

原载《文艺评论》1993 年第 3 期

金钱

围绕“金钱”这个话题来写随笔，这件事情的本身就异乎寻常。这是个高雅的文字小心回避的领域，他们之间相互抱有冷漠的敌意——就像两个互不讲话的君王，他们固守各自的风俗与信仰，乐意相信压根就不存在对方这个邻居。在人们的观念中，金钱与经济是两码事，金钱与财富似乎也没有多少关系，金钱在变成句子、写进书里时也必须换成这样的表皮：资本或货币。好像只有这样，才更容易被接受，才有一种可读性，语言的抽象能力有时并不能以它的概括程度来衡量，仅仅在色彩和感觉上做一些处理就足以使人们相信所接触到的是一种更为形而上的东西，金钱这个符码就是一例。

但是，在世俗社会里，人们更喜爱“金钱”这个字眼。它音节干脆有力，从嘴中一蹦出就使人想起那种有硬度、有尺寸、有图案的东西，就给人以非常实在的现实感，就激起占有或消费的欲望。而货币则好像是一些不知道如何使用、让人产生虚幻的字词，它的所指含糊不清，语义含混暧昧，是一种纯粹的、写在纸上的书面语。不相信你就试试看，你连续说出三声“货币”，你似乎仍然隔膜，仍然不知所云。而“金钱”这个词你还没能脱口而出，就浮现出一大堆和金钱有关